

长恨宫

长恨宫



CHANGHEN
GONG

素衣凝香 / 著

你还能和本王一起
看看这个江山彻底倾覆
看看火焰吞噬皇宫
看看人间颠沛流离

《飞·魔幻》《飞·言情》
两大主流言情杂志
联袂推荐

7亿票房新贵《画皮2》小说作者
素衣凝香 执导女性蜕变惊世之作

烈火涅槃 / 心怀复仇大计
纯真少女摇身变为心机皇妃

一朝统率六宫 / 对皇后百般折磨 / 与王爷携手谋国
她甘当他倾覆江山的棋子 / 她亦是他依附情感的伴侣

长恨宫

长恨宫 ①

CHANGHEN
GONG

素衣凝香 / 著

你只能和本王一起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恨宫. 上 / 素衣凝香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399-6267-2

I. ①长… II. ①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9572 号

书 名	长恨宫 (上)
作 者	素衣凝香
选题策划	飞魔幻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杜依晴
责任监制	刘 巍
装帧设计	粉粉猫 刘芳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75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267-2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长恨宫

长恨宫 ①

目录

楔子 / 001

第一卷 / 002

第二卷 / 050

第三卷（上） / 166

// C H A N G H E N G O N G //

楔子

火，在熊熊地燃烧，像极了那一天。

那一天，她也是这样站在死亡的边缘，眼睁睁地看着一场生离死别。

到了今日，又是如此。新一轮的生离，新一轮的死别。

“你可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他款款地走进来，月白的袍子上，金色的巨龙盘踞在他挺拔结实的腰身。九龙珍珠冠因他的步履而轻轻地颤动着，他依旧笑着，宛若最初的相逢。那时候，他也是这样笑着，如同五欲世界里幻化而生的魔，他问：“你有什么心愿吗？”

是了，她微微地笑起来，血红的胭脂让她的唇妖娆而魅惑。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她把灵魂卖给了魔鬼——这个一直站在死亡与欲望的巅峰，用嘲讽的目光俯瞰着在欲望和痛苦里挣扎的世人的魔鬼。

她，还奢望会有怎样的圆满吗？

不……“我已经圆满了。”她微笑着站起身来，宽大的袍子上金凤展翅翱翔，像是极为欣赏地瞧了这袍子一眼，她自头上取下了一支金钗，媚眼如丝地望着他，“不劳新皇动手，本宫……自己来。”

火，燃得更盛，衬得他的脸如妖似魔，只是那抹笑容，在这一刻突然间凝固了。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容易。”他凑近她的耳畔，热气轻轻扫着她的脸颊，“休想从我的身边离开……”他就这样，一字一句地说，每一个字，都带着血流成河的残忍。



这慕容府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对我们母女所做的一切你都要记住了。不，不止记住，我要你深深地刻进你的骨头里，融入你的血脉里！有朝一日，让他们……血债血偿！

// C H A N G H E N G O N G //

001：侯府有女名小桃

京城慕容侯府，窗明几净的书房里，教书先生取笔着墨，在白如雪的纸上，写了个大大的“悦”字。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这个‘悦’字，便是如斯，慕容少主，烦请您写一个‘悦’字。”

“慕容少主，慕容少主？”这教书先生唤了几声，不见应答，却见他所唤之人正趴在桌上闭着眼睛，竟是睡着了。

扑哧——那小主的妹妹慕容薇坐在一旁，掩嘴而笑：“先生，他自在梦中悦去了。”

“你且如此，怎可教也。”教书先生叹息一声，拿出戒尺来，朝着这慕容少主——慕容瑾的桌上就要打去，却突然听见窗边有一阵轻轻的童声轻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

这声音既轻且柔，隐隐约约，却是从窗外传来的。教书先生好奇地探出头，但见一个梳着双月抓髻的小女孩蹲在窗下，手中执着一个树枝，在地上写了一个“悦”字。这个字写得虽然幼稚，却还算周正，一笔一画尽带娟秀。

想这教书的先生，乃是有功名在身的先生张鲤，虽然年纪一大把了在仕途上未得凤愿，但文采却是一流，而且教书却是极有经验的，在京城里小有盛名，还被多家书院聘请讲学。然而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位张老先生到底还是被京城的慕容侯爷重金请到了家里，教他那两个不成器的官二代——长子慕容瑾和次女慕容薇了。只是，却从不听说这慕容侯府中，还有这么一个好学伶俐的女孩子。

张老先生慢慢地踱出来，在这小女孩身前站定了。

小女孩正在凝神地写那个“悦”字，却突然看到地上凭空生出来一双大脚，错愕地抬头，看到的赫然是那书房里的教书先生。她吓了一跳，忙站起身来瞧了一眼书房，方才恍然大悟地瞧了一眼张老先生，做错了事般地低下头，怯怯地唤了一声：“张先生。”

“你是？”张老先生见这小女孩面若桃花，眼眸生辉，顾盼之间自带一股子灵秀之气，身上虽然并未穿着绫罗绸缎，却也并非那些丫鬟奴役所着的布。

“她是我家吃闲饭的。”书房里传来慕容薇那带着冷笑的声音，小女孩抬起头，看到慕容薇正趴在窗上瞧自己，脸上带着讥讽的笑意，“跟要饭花子没什么区别，先生莫要管她，由她去就是了。”

“呵，你这话儿说得有趣，”小女孩非但不生气，反而笑了出来，“慕容侯府

是我外公留下来的府邸，我如何就成了吃闲饭的？”

外公？张老先生恍然大悟，原来这小女孩却是慕容侯爷的外甥女儿吗？

“啊哟，你还好意思说？”慕容薇气呼呼地从窗子内跳出来，怒瞪着小女孩道，“小桃我告诉你，你和你娘在我们家白吃白喝好几年了，没赶你们出去便已经是仁慈，你竟敢在这里与我顶嘴？”说着，竟然扬手要去打。就在张老先生脸色大变之时，一只手却抓住了慕容薇。

“薇儿，你做什么？”虽然还带着一点点的童音未褪，但是那声音却已然透出了少年的几许味道来。却是那一直在睡觉的慕容瑾皱着眉头轻斥自己的妹妹。“堂堂一个侯府小姐，如此像什么话？”

“呵，又是你护着她？我告诉母亲去。”慕容薇气坏了，她用力地挣开手，对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哥哥万分厌恶，“你就是护着她了？她有什么好？不过是个贱人的女儿……”

“住口！”一声暴喝，吓得在场之人均是一震，转头但见一个魁梧的身影出现在院中。紫色麒麟袍，束着镏金的腰带，慕容文鹰一脸怒容地瞪着慕容薇，怒道，“是谁教给你这些的？”

慕容薇对这个平素里沉默寡言的父亲极为忌惮，当下脸白了一白，低下头去默不作声了。慕容文鹰怒气未消，依旧喝道：“日后再让我听到你如此说辞，看我怎么罚你！”

虽低着头，慕容薇却紧紧地咬住了下唇，恨恨地瞟了一眼小桃。

“张老先生，这儿是怎么回事？”慕容文鹰看了一眼手中拿着树枝的小桃，又转向张老先生问道。

“回侯爷的话。”这张老先生虽然心中有些懊悔自己不该介入侯府的家事里，但是事情毕竟由他而起，少不得要说实话：“方才老朽发现这位……小姑娘在窗外听课练写字，一时觉得好奇，就出来……”

“哦？”慕容文鹰的眉挑了一挑，他走过来，看到了地上那个端端正正的“悦”字，不觉间心头竟是一酸。于是他蹲下身来，看着这个面容白皙可爱的小桃，脸上浮现出难得的一缕柔和，“小桃，这是你写的？”

小桃看了看自己的舅公，虽然自己与母亲长年寄居在舅公家，但是显然母亲慕容怜对这个舅公并没有太大的好感，有多少次舅公前去探望母亲，居然还被骂了出来。只是这舅公在对待自己的时候，还是十分慈祥的。于是她点了点头。

“你……想读书吗？”慕容文鹰沉默了一会儿，方才问了一句。

小桃的眼睛忽地一亮，看向慕容文鹰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舅公，我可以读书吗？我真的可以读书认字吗？”她天真地问。

“可以，可以。”慕容文鹰重重地点头，并吩咐管家给小桃拿来笔墨。他双手抚在小桃的肩膀上，眼中有精芒不住地闪烁。

“终于可以读书了。”小桃满心欢喜，欢呼着跳跃着。而在那窗子边望着小桃的慕容瑾的脸上，也掠过了一抹异样的神采。

小桃的母亲慕容怜，是老侯爷的养女。据说，是当年老侯爷征战沙场之时，遭遇敌军埋伏，慕容怜的父亲为救老侯爷而死，只留下一个孤女。老侯爷在世的时候，对慕容怜疼爱有加，慕容文鹰也像疼爱亲妹妹那样疼爱慕容怜。谁知好景不长，老侯爷去世之后，梁氏当家，一切都变了模样。

身为寄人篱下之人，小桃和母亲慕容怜过的日子并不是那么自在。舅母梁氏，便是下人们口中的夫人对这吃白饭的母女十分苛刻，不曾给她们派来任何下人，不给任何花销，衣服也是府上几近陈旧废弃的，母女二人吃的饭，碍于夫人小姐的淫威苛刻，也都是厨房的下人们好心地留给小桃的。

大概是碍于今日慕容侯爷的震慑，素来喜欢欺负小桃的慕容薇并没有多过为难小桃，反而坐在小桃身边的慕容瑾目光灼灼地一直盯着小桃，不再打瞌睡了。

高高兴兴地下了课，小桃快步地跑向自己和娘住的院子，却突然看到前方有一个人翩然站在那里。

夕阳下，身着青色亮缎长袍的少年正站在小桃的身前，一头黑发束在脑后，额前系着嵌翡翠的璎珞，两道剑眉上挑，黑亮的眼眸正带笑地望着小桃。

002：刻骨之恨

“李萧哥哥？”小桃欢喜地奔了过去，“你怎么来了？”

“嗯，今儿父亲有事与慕容侯爷相商，我就求他带我来了。”李萧笑着对小桃道，“偏巧那会儿你去上课了，我父亲回去的时候我并没回去，在这里等你一会儿。”

小桃的脸，微微地红了。她抬起头，看着这个翩翩少年。李萧，大将军李长安之子，大小桃三岁。作为慕容侯府的世交，李长安常常带着李萧来到慕容家，李萧对这个活泼可爱的小桃甚是喜爱，也经常买些好吃好玩的送给小桃。

“你读书了，可高兴？”李萧见小桃只是低着头不说话，便上前一步问道。

小桃红着脸点了点头，然后笑着对李萧道：“李萧哥哥，读书可真好，我今天

又认识好几个字哪，只是张老先生说我握笔的姿势不算……”

正说着，李萧突然伸手捉住了小桃的手，将一个锦盒塞到了小桃的手里。小桃一惊，见这锦盒的个头儿倒着实不小，她好奇地揽到怀里打开，却赫然发现这锦盒里装着的赫然是一支毛笔和一个砚台。

“这是……给我的？好贵重的东西呀”小桃欣喜地问。

“嗯。”李萧微笑着点头，“方才才得知慕容侯爷准你读书了，我想着总要送你点什么才是，便唤家丁买了这个来。虽称不上什么上品，好歹你先用着，待日后我差人送些宣纸等物来。”

小桃的脸涨得更红了，她紧紧地搂着这个锦盒，然后再次抬起头来悄悄地看了李萧一眼。

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李萧的身上，让这个温润如玉的少年格外俊美。而他黑亮的眸子灼亮地望着自己，让小桃的心怦怦直跳。

“李……李萧哥哥，谢谢你呀，我去看我娘了。”小桃咬着唇，红着脸低头道。

“好。”李萧点头，“那，我过两天再来看你。”

小桃看了看李萧，然后同样点头，抱着那锦盒匆匆地跑开了。

夕阳西下，俊美的少年望着那害羞而去的女孩怔怔不语。

小桃抱着锦盒跑到了院中，还待推门，突然听到门中有说话的声音。有人来了？小桃怔了怔，可平素里这间小院是极少有人来的。因为舅母不喜欢娘亲和小桃，所以那些下人均当小桃母女像空气般不理不睬，这会子怎么会突然有人来呢？

小桃站在门口，悄悄地侧耳去听，但听见那屋子里有人道：“怜妹妹，我发现小桃很喜欢读书，便准她入书房读书了。你……”

这声音赫然是舅公慕容文鹰的，小桃不由得在心中“咦”了一声，想着娘亲平素里不是很讨厌舅公来的吗，怎么舅公他……

果然，还不待舅公说完，娘亲便厉声道：“慕容文鹰，你跑到这里来说这些做什么？莫不是想让我感激你吗？”

一猜就会是这样。小桃掩住嘴，忍住了笑。

“怜儿，你何如此。你明知道我的心意……”慕容文鹰似乎有些痛苦。

“既然你有心意，那为何不治好我的眼睛和腿？”慕容怜依旧厉声道。

“怜儿，你也知道，这些年我寻访了多少个名医，你的伤是旧伤，想要治愈的希望很渺茫……”

“那你为什么不放我们母女走！”慕容怜越说越气愤，索性扬手朝慕容文鹰打去，

小桃只听到“啪啪”几声响，其间还有娘亲的怒喝，有舅公的叹息，最后，终是以舅公的一声惊叫而结束了。

他们怎么了？小桃纳闷极了，却百思不得其解。只听见舅公的声音颤抖道：“怜儿，我说过，今生今世，我会照顾好你，照顾好小桃，你就不用存想要离开的心思了。”

“滚！”慕容怜的身子颤抖，憎恨地啐道，“照顾？你怎么照顾的？你害死我的男人，害得我眼瞎腿残，害得我们母女相依为命……”

“不要再说了！”慕容文鹰显然失去了耐性，他望了望这简陋而贫寒的小屋，沉声道，“我知道这些年苦了你们，放心，从今儿起，我不会再受苦于你了。我会给你们母女最好的照顾。”说罢，举步离开了小屋。

听到有开门的声音，小桃急忙藏了起来，直到舅公的身影消失在院门口，小桃才走进了屋子里。

这是一个简单到几乎寒酸的小屋，娘亲慕容怜正坐在床上，一张脸挂满了泪痕，听到小桃的脚步声，慕容怜急忙擦干了泪，问道：“是小桃吗？”

“是我，娘亲。”小桃开开心心地跑进来，坐在床边，对慕容怜说，“娘，我今儿读书了！我学会了好几个字呢，娘，我真高兴。”

慕容怜的脸上微微地滞了滞，她似是想笑，却又笑不出来，只得轻轻叹息一声，沉默了半晌，方笑道：“都学了什么字？”

“学了‘悦’，还有书、笔还有《诗经》，张老先生还教我写了我的名字，娘，原来那个‘桃’字是那么好看的体，你看，李萧哥哥还送了我一支笔呢……”小桃崩豆似的说着并把那锦盒拿过去，然后抓着慕容怜的手去摸，“你摸摸看，可好看了呢。”

慕容怜轻轻地摸着，心中翻涌上来的，却是无比酸楚。

“好，真好。”心中虽苦，慕容怜的脸上却温暖地笑着，“小桃会写自己的名字，真是好。”

“娘，你饿了没有？我去厨房拿吃的来。”小桃把这锦盒放好，又扶着慕容怜躺下了，“你先躺着休息一下，一会儿我就回来。”

慕容怜微微地点了点头，听着自己女儿的脚步声消失，不由得幽幽叹息一声。

若此生还有选择，我还不如……在大错酿成之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悔，悔不当初啊！

大人的叹息对于孩子而言，完全是个不明白的世界。小桃只是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厨房，看到一个黑色的食盒已然放在门口了。

“刘大叔，食盒我拿走了。谢谢您了。”小桃朝着厨房里面喊。

厨房里探出来一个胖胖的脑袋，朝着小桃挥了一下手。小桃便抿嘴笑着，提着那大大的食盒跑了出去。然而才跑了没几步，便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

003：讨厌你

出现在小桃面前的，赫然身着玄色长衫的少年。这少年身材比李萧还要结实许多，个子也高些，历来在王孙公子中均是以身着艳色丝绸的多，然而这少年却偏喜这老气的玄色，只是长衫上绣着的银色竹子却是极衬他的霸气，只可惜虽然容貌俊美，脸上的神情却阴冷得可以。

“表……表哥？”小桃惊讶地唤着，见是慕容瑾兄妹，脚却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我不能在这儿？”慕容瑾挑眉瞧了一眼小桃手中的食盒，不禁冷笑一声，“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没，没什么。”小桃急忙把食盒藏在身后，怎叹那食盒太大，她身子太小，怎么藏得住？

“你去厨房偷东西了吧？”慕容瑾的嘴角斜斜地上扬着，上前一步便要去夺那食盒。小桃吓得连连后退，怎奈这慕容瑾却一把捉住了她的手，将她拉至近前，“你想骗我，可是骗不到的。说，你偷了什么？”

“没，没有什么。”面对慕容瑾这双黑亮亮的眸子，小桃突然害怕起来。她自是不能说这里面的吃的都是刘大宝给的，这不是把人家都拉下水了吗？

小桃的惊恐映在慕容瑾的眼中，不知怎的让他突然生起气来。

“给我看看，到底是什么！”他说着，猛地伸出手去要抢那食盒，小桃就这样一躲的工夫，食盒便“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小桃惊叫出声，转过身但见那盒食已然倒了，盛在盘子里的珍珠丸骨碌骨碌滚落一地。

“哎呀，娘最爱吃的珍珠丸。”小桃心疼地奔过去，忙不迭地捡着，可是怎奈那珍珠丸却已然沾满了灰尘，怎能再吃。

“算了，都脏的东西，你捡它做什么？”慕容瑾见小桃这般模样，不禁厉声喝着，上前来拉她。柔软的小桃被拉了起来，灵透的大眼睛里闪着泪光，略有些愤愤地盯着慕容瑾。

“你瞪着我做什么？”看到小桃眼神里的恨意，慕容瑾不禁勃然大怒，“我最

讨厌你这种眼神了，你知不知道。”可是还不待他说完，脸上便脆生生地挨了一巴掌。

“我才最讨厌你！那是娘最爱吃的珍珠丸啊！”小桃那娇小的身子都气愤地颤抖着。

“我怎么知道呀，我让厨房再给你弄点好了。”慕容瑾说道。

“我讨厌你，讨厌你们所有人！”说着，她拿起了地上的食盒，扭头跑开了。

“真的讨厌我……吗？”慕容瑾愣在那儿，许久摸着自己被方才被打红的脸，喃喃自语。

纵然被打了一巴掌，可是这平素里嚣张跋扈惯了的慕容世子却并没有生气，倒是一直服侍他的两个小厮瞧着他脸上那火红的巴掌印吃了一惊，兀自对望了一眼不敢声张。

这慕容瑾满腹的心事，若有所思地回到了正房，却听见母亲房里传来一阵说话声。

“娘，您说，咱们家为什么还要养着这两个吃闲饭的？”那是慕容薇尖刻的声音，这个慕容家的千金相貌虽然还算标致，只是这嗓子有说不出的尖厉，这样提高了音量听着便更是让人有不痛快之感。慕容瑾知道她说的是谁，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

“你一个小孩子家家，不要管大人的事。”虽然语气里有着长辈的呵斥，但是慕容夫人梁氏却似乎也有着几分不快，“家中的事情由你父亲做主，老爷刚刚回来，不要惹怒他了。”

“可是父亲对这对母女也忒偏心了些。”慕容薇撅起嘴巴道，“娘你是不知道，父亲今儿还准了那个小贱人读书哪。”

“什么？”梁氏一惊，不免猛地转过头去瞪住了慕容薇。这梁氏乃鲁国公之女，而今不过三十一岁，算不上老。原是出自官宦之家，又嫁得这样体面，容貌不凡的梁氏本应像其他王侯之妻一样保养得风韵不减。况且外人都道这慕容侯爷专情得很，任外人三妻四妾，他家中只有一个正妻也便足矣。这梁氏倒也争气，膝下一儿一女承欢，朝中人人都羡慕她生平嫁对了人。然而饶是这样，这位慕容夫人的脸上却俨然是郁郁寡欢、心事重重的模样，怎么看都不像是个保养有方的女人。

“你说你父亲让她读书了？”

“可不。”慕容薇一见梁氏如此，知道自己的挑唆起了作用，心中便生出几许得意来，而面上却现出了委屈，“孩儿起初还想劝解父亲来着，像这等寄人篱下又不能添合家里的家伙，赏她们一口饭吃便是天大的恩赐了，怎还让她读书哪，岂不是更让她们滋生出在这里混下去的意思……”

“荒唐，荒唐！”这梁氏竟气得浑身发抖，她紧紧地攥起拳头，指甲深深地陷

进了手心，“他怎做得这等荒唐事，我忍他多年也便罢了。如今竟让那孽子读起书来了，岂不是拿我当了摆设？”

慕容薇虽然是慕容文鹰的长女，相貌也称得上标致可人，但是与身为慕容文鹰外甥女小桃相比，却还是远远地落下了一大截。就连曾经与慕容文鹰谈笑着要结亲家的李长安李大人，也将他的目光时不时地落在小桃身上，就更不用提那一看到小桃便丢了魂儿的李萧了。这让平素里自恃清高的慕容薇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然而她只想搬弄下是非，却没有想到梁氏会气愤到这种程度，当下便慌了慌，只是咬住了嘴唇，惊恐地望着梁氏，不知该说些什么。

“若不是教训教训那对贱人，岂不是要反了她们！”梁氏说着，猛地拍了一下桌案。

“娘，你这是在说什么呢。不可这样做的。”慕容瑾自知这小妹一贯的恃骄放纵，便轻咳一声，从门外走了进来。常言道，母凭子贵，看到长子慕容瑾，梁氏的面色才稍稍地缓和了下来。

“瑾儿，你妹妹早就回来了，怎是你又回得这样晚了？”梁氏岔开话题，笑着对慕容瑾道，“莫不是又溜到哪里玩了？”

“母亲，倒是没有怎么玩，只是约了平阳王世子和武安侯世子明儿一起去城南狩猎。”慕容瑾淡淡地说着，坐了下来。

慕容瑾已然年方十五，正是该结交那些权贵的年纪，梁氏便欣然点头，替她这最为倚重的儿子整了整衣领。

“咦，大哥，你脸上怎么会有红指印？”倒是慕容薇眼尖，一下子便看到了慕容瑾脸上的掌印，哧地笑了出来，“莫不是你又去招惹谁家的姑娘，让人家赏了一印子？”

004：孽因孽果

听到慕容薇这样说自己，心中一惊的慕容瑾立即反驳：“少胡说八道！”他瞪了慕容薇一眼，冷哼，“一个姑娘家，脑子里就只装着这些不干不净的事情，也不怕别人笑话！”

“嗨，我不干不净？”这慕容薇平素里被梁氏宠惯了，哪里受得了这慕容瑾的一通抢白？当下便猛地站起来，瞪着眼睛道，“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今天倒是谁护着那个小贱人来着？”

此言一出,那梁氏的脸色立刻一变,看着慕容瑾的目光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丝异样。

“娘,你别听她瞎说。”这慕容瑾被梁氏看得怪不自在的,当下便也沉下脸来,冷声呵斥慕容薇,“今儿是她当着张老先生的面要耍泼打那小桃,如果不是我提前看到父亲站在门口了,喊住她,恐怕父亲赏她的就不是一句责备了。再说,当着老夫子的面这样做,传出去像什么话?”

梁氏听见慕容瑾这样说,脸色才稍稍地缓下来,回头便数落慕容薇道:“薇儿,与你说了多少次了,如今你年近十四,适逢嫁龄,不要再粗鲁张扬意气用事。若是你这风风火火的性子传出去,还有个敢娶你?”

“娘,我怕个什么劲!”慕容薇被说得红了脸,不由得跺脚道,“我情愿一辈子伺候你和父亲!”

一席话说得梁氏笑了出来,少不得点着她的额头嗔道:“女大不中留,谁稀罕你。”

彼时,屋子里便洋溢出温暖和气的气氛来。看着一双已然出落得款款大方的儿女,梁氏的心里倍感欣然,只是……她瞧了瞧那冷冷清清的院门口,只可惜一家欢聚一堂,只独独少了她的夫婿。人人都道她嫁得好,慕容文鹰婚后这几十年从来没有纳过一个妾,即便是在边关驻守也不曾找过任何一个通房。然而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慕容文鹰守望的是什么,心中惦念的又是谁。

恐怕,如果不是因为她有鲁国公嫡长女的这层华丽衣裳,那素有文武全才之美称的慕容侯爷也是不会娶她的。

仅此……而已,罢了……可是她不甘心,她真的不甘心。她梁氏娘家身份显赫,自己的容貌算是佼佼之人,嫁入侯府这十年便将府中上下打点得妥妥帖帖,凭什么就换不回他的眷顾?

不甘心啊……

便是这梁氏如何叹息,如何期盼,那个被她期盼的良人却似乎从来没有把她放在心上。

此时的慕容文鹰正沉着一张脸在书房踱步,然后对那跟在自己身后的管家刘福道:“本王今日去怜妹妹的院中看了一下,前段时日本侯差人送去的东西怎么还没有送到?”慕容文鹰的语气里,已然透出了些许不快,“她们母女二人寄住府上原本就觉得惶惶,而今却是连个在身边伺候的人都没有,要本侯如何是好?

那刘福听了便恍然知道了主子今儿心情不好的原因,当下便悻悻地嗫嚅了半天,只好道:“回侯爷的话,先前曾是要派了去姑奶奶那儿的,只因夫人她……”

“夫人?”慕容文鹰冷笑一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这个侯府到底是她说了

算还是本侯说了算。若是没了本侯，她便是再能耐也不过是回她的鲁国公府上当她的小姐去。”

“是的，老爷。奴才不敢。”那管家刘福自知自己说错了话，这位慕容侯爷平素里一向沉稳，只是也是有个前提。饶是什么事情，一旦沾上了他妹妹慕容怜的边，这位侯爷的脸就变得跟翻书一样快。“奴才这就去办。”

“等等！”慕容文鹰喝住了刘福，沉吟了一下，道，“你去将那别院的‘小翠居’打扫出来，派两个得力的丫头过去照顾怜儿母女，主院纵然是处处近便，终还是人多嘴杂。小桃还小，听到些寄人篱下的话来未免难过，还是考虑周到些好。”

那管家刘福如何不知这慕容侯爷不过是想让自己的妹妹离平素脾气刁钻的夫人远些？只叹那曾经美貌可人的慕容怜如此命苦，先前曾是谋了几次亲都不中意，后来竟跟着一个穷书生私奔了，待慕容侯爷将其追了回来时，她却已然身怀有孕，待到小桃小姐诞下来，这怜夫人得知她的男人怕接受家法处置，索性逃跑，被家奴失手打死，竟然想不开地喝了药想要自杀，幸好慕容侯爷警醒救了下来，却落了个既瞎且瘫的下场，着实可怜。这些年，若不是慕容侯府收容她们母女俩，她们怕是就要流落街头横尸郊野了。偏偏那位身为鲁国公嫡女的夫人，对这个可怜的小姑子横竖看不过眼，不仅对这母女二人冷脸相向，更是连慕容侯爷平素里要发放给她们的月钱都克扣下来。那小桃和怜夫人两人，身边不仅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更是连吃饭都要自己去厨房寻。曾经刘福便亲眼看到那还是小孩子的小桃，跌跌撞撞地提着一大壶水回院，很是让他叹息。前些年慕容侯爷忙于驻守边关，无暇顾及家里，而今被皇上调了回来，看到他昔日最疼爱的妹子竟然是这番光景，哪里又能忍受得了？

只是这慕容侯爷虽然一片好心，但保不齐夫人又会怎样大发雷霆。刘福摇头叹息，想要走出去，脚步却顿了下来。

“怎么，还有事？”慕容文鹰见刘福在门口踌躇不前，便扬声问道。

“侯爷英明。”刘福沉吟了一下，便折回身来，鞠躬道，“乃是今日夫人向奴才提了一句话，奴才思量着，应当回禀侯爷好些。”

“什么事，你直说吧。”听说是梁氏向刘福透的话，慕容文鹰的眉便微微地皱了起来。

“侯爷，小姐已然适年十四了，临近及笄之年，婚姻大事……侯爷似乎也该考虑了。”刘福悄悄地观察着慕容文鹰的脸色，见其并没有不悦，便接着说道，“那李将军之子李萧公子倒是时常来侯府，若是没有个缘由，外人也会闲话。侯爷您还是早做打算才是，奴才就是听到夫人提了一句，料想也是夫人时时顾及着侯府的礼

节。”

“知道了，本侯自有定夺，你且去吧。”

刘福点点头，便及时退下了。

看着刘福走出书房，慕容文鹰方才深深地叹息一声，兀自陷入了深思中。李将军倒是有结亲的意思，李公子莫不是也看中了薇儿。现今，连薇儿和瑾儿都已然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时间竟过得这样快吗……想来自己那段青葱岁月竟然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了……他深深地吸口气，目光迷离。

005：移居之事

小桃兀自在一个偏僻之处将那些珍珠丸扔了，看到食盒下面还放着一盒桂花糕，所幸并没有弄脏，只是摔碎了几块。到底是小孩子的心性，想着有桂花糕给娘充饥也好，至于自己，多喝上几口水，挨到明天早上再多吃一点也是好的。

这边她收拾好食盒，刚刚走进小院，却赫然看到满院的人。而那间母女俩饮食起居的小屋房门紧闭，管家刘福带着几个下人正一筹莫展地站在那儿。

“刘……刘管家，你们怎么都在这儿？我娘怎么了？”小桃惊恐地看着站在门口的刘管家，伸手就要去推门。

“表小姐，姑奶奶没事，您自可放心。”刘福对眼前这个年仅十一岁，却已然出落得秀美大方的小桃倒是有几分喜爱，语气也客气些，“实是因为侯爷吩咐老奴将那别院的‘小翠居’收拾出来了，这不正在请姑奶奶和表小姐一并搬过去。侯爷只恐平素里您母女二人没人照顾，特别分了鹦宝、红绫两个大丫头过来服侍。”说着，便有两个十五六岁的少女上前来翩然施礼。

小桃的心猛地一跳，她自是知道舅公自小便对自己极为喜爱，更对娘悉心照顾。只是舅公多年征战在外，舅母又苛待娘和自己。眼下舅公回来了，对娘和自己好些似乎也不足为奇，虽然娘似乎对舅公有说不出的讨厌。

小桃微微地皱眉思量了一下，然后客气地笑道：“刘管家请您等等，我去与娘说说。”

刘福思量了一下，然后含笑微微地点了点头。

小桃便推门走了进去，但见慕容怜躺在床上，脸朝着墙壁，冷声道：“出去！不管是你们谁来说，我都不会搬。这侯府我们迟早是要离开的，不稀罕他的什么‘美意’。他若是肯行行好，就放我们走！”